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整理老伴遺物，有一件新織的羊毛背心，按其尺寸，是為我所織的。穿在身上，悲在心頭，不期熱淚沾襟。

老伴織毛衣

織毛衣。她自小便學到這一手工本領，可以心手並用。看書、審閱學生習作，以至乘坐長途交通工具，都可以充分利用空閒時間，織多件毛衣。

她已為我織好兩件毛衣，這是第三件。據說手織的比機製的、買現成的暖和。是的，古語都有說，慈母手中線，遊子身上衣。她為我家三代，不知編織了多少件慈母的毛衣。

現有的女性手織毛衣的絕少，你哪能在街頭巷尾或者長途交通工具中看到手織毛衣的女性；現在更多的便是「低頭族」。手持一部手機，在酒家或公眾場合，低頭看手機或聽手機。有不少更是在街頭或通街大道一邊走路一邊聽手機。更危險的是聽手機過馬路，有時連紅綠燈也不顧。

織毛衣的時代已經過去，這門手藝也成絕響。老伴的手織毛衣彌足珍貴。這是她捧起她手織的毛衣浮想聯翩的緣故。

琴台聚

潘國森

我們「六十後」老人家上小學的歲月，香港教育未普及。許多家長自己都沒怎麼上過學，反而不似今天有高學歷的家長那麼容易被「不要輸在起跑線」的鬼話蒙騙，弄得一家人大小心力交瘁。

升中試在小學六年級那一年進行，學校和老師都待學生升上小小五才開始安排「操練」。因此，小小四這幾年實在是「歡樂時光」。

課外書加讀報

朗讀。我記得同學較多選軟性一點的花邊新聞，我就喜歡選社會

梅足跡

車淑梅

今年十一月廿七日是一代巨星李小龍七十五歲冥壽，香港李小龍會長黃耀強三年級開始迷上Bruce Lee。那個晚上電視播放籌款節目，李小龍父子表演，李國豪凌空一踢，Bruce手上那疊瓦片應聲破開，好厲害。第二天所有同學都談論孰真孰假……自此他連包書紙也用上龍的肖像，同學笑他愛「死人」也不介意。

黃耀強陳志文憶李小龍

說到當年曾堂堂正正入內拜訪過屋主的，其中便有現年七十九歲的陳志文師兄，他與Bruce同是一代宗師葉問的同門師兄弟。我未認識詠春之前學蔡李佛，嫌詠春拳攤手全無氣勢，一直不放在眼裡。一次，有學詠春的師兄約我到天台比武較量，對方一招過來，我差點飛出街外，幸好攔住旗杆救命。

黃耀強陳志文憶李小龍

他立即要求上門拜師，師傅還替他採藥酒，上了兩堂，有人告知學詠春要跟「葉問」才是高手，於是向老友提出轉師傅，對方哈哈大笑：「大佬呀，你個師傅係大名鼎鼎葉問咯。」師傅平日真人不露相，夏天愛「孖煙通」，冬天穿長衫戴氈帽，特別有型。某次，有小偷看上師傅胸前的名貴原子筆，以報名作掩護順手牽羊，登時，師傅伸手一拍，那人彈開數丈遠，大家要追，師傅阻止：「他受了這拳，已經夠傷了。」

陳志文師兄最乖，主動替師傅提燈去油麻地上課，他乘機爆料：「師傅師傅，如果有人出刀，應該怎樣招架？」答：「傻仔，一定走為上着啦！」再問：「其實詠春有冇絕招？」答：「打得好招招招，打得唔好招招招。」

小師弟李小龍最醉心，走在街上不停做出不同的詠春手勢，連地下也不望一眼，非常矚目。他身手了得，惹來很多愛比武的人在校門外等候，所以師兄們也經常負起接放學的任务。後來小龍去美國，他感到開武館也不及靠傳媒更快將中國武術傳揚出去，他接受「青蜂俠」的面試，未發幾招請所有人避開，果然功夫一出，大家目瞪口呆，他P了，這世界更多人認識了Bruce Lee。



（左起）黃耀強與陳志文 作者提供

名人偷，不算偷？

近日，讀到一篇名為《苗子的「調皮」》的妙文（載於2015年第二期《讀者》），讀後大長見識。在這篇不足千字的小文中，作者列舉了三四件大畫家黃苗子偷竊的事：有一次，他偷走了展覽會上的一件作品，還在原先掛展品的地方貼了一張字條：「神偷手到此一遊！」又有一次，他到丁聰和吳祖光在上海的住處玩，將房間裡的一個觀音銅像用衣服蓋着偷回自己家；還有一次，他到杜月笙那裡玩，順手帶走了一件工藝品；直到60多歲時，他還從黃永玉手裡偷走沈從文的一份手稿……大畫家如此偷盜成癖，已使人驚嘆不已；而作者妙手「點石成金」，將偷盜說成是「調皮」，更令人莫名驚詫。這一來，「醜行」變成了「玩笑」，「可憎」變成了「可愛」，既洗刷了大畫家的污點，又維護了其「光輝形象」，真是兩全其美，「善莫大焉」。

然而，戲法變得再好，也會露出破綻。看了這樣的「怪論」，愚鈍如我者也不能不產生疑問：難道名人偷東西就不算偷？名人的醜行就該美化？如果偷盜可以跟「調皮」劃等號，那麼那些關在籠子裡的大盜小賊也該要求平反了。因為，他們偷盜不過是「調皮」而已，而「可愛」的「調皮」並不犯法啊！

由苗子的「調皮」，我又聯想到更多名人的「調皮」。不知從何時起，社會上流行着一種奇怪邏輯，即衡量名人和凡人的行為，有着不同的標準。同樣的錯誤，發生在二者身上不但定性不同，後果也迥異。比如，以往官員淫亂，那叫「生活小節」，只要政治上不倒，照舊可青雲直上。而小民如果如此，那就是「道德敗壞」，不但會身敗名裂，還可能毀了一生前程。至於娛樂圈，這樣的事情更多。有的明星，無視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，想生男男，想生女女，甚至把超生、多生當作資本來炫耀。而相關計生部門卻一邊對普通超生家庭嚴懲重罰，一邊對這些「名人」網開一面，默然相許。更有一些明星，生活放蕩，緋聞不斷，今日搞婚

外戀，明日養「私生子」……這些在常人身上讓人不齒的醜行，發生在他們身上就成了「名人軼事」和「花邊新聞」，報刊不加批判地爭相刊登，網絡如獲至寶地搶着傳播，以此來吸引讀者眼球，贏得粉絲擁護。凡此種種，都褻瀆了道德法律尊嚴，損害了社會公平，敗壞了社會風氣，為社會正義所不容，也為廣大民眾深惡痛絕。

按說，名人和凡人都是人，在道德法律的天平上等值同量，為何在待遇上卻會如此不公？我想這除了暗地裡「潛規則」運作等原因外，也與部分群眾及媒體的「名人崇拜」和「審醜心理」有關。在有些人看來，名人身上「光芒四射」，有點「陰影」也算不了什麼。甚至他們身上的劣跡，也成了流行的「時髦」。誠如魯迅先生所言，即使無名腫毒，若生在名人身上，也使「紅腫之處，艷若桃花；潰爛之時，美如乳酪」。豈不知這樣一來，反倒放縱了一些名人，使他們自認為是「特殊公民」，可以罔顧道德、法律，恣意妄為，以至在錯誤的路上愈走愈遠，愈陷愈深。這些年來，名人屢曝違法失德醜聞，文藝界歪風邪氣盛行，儘管原因多多，但跟媒體、粉絲對一些名人的姑息、縱容有很大關係。

對名人的姑息、縱容，也給社會帶來很大

危害。名人名氣大，受眾多，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會在社會上產生很大影響。尤其對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來說，名人的言行舉止常會成為他們的學習榜樣，影響他們的審美習慣、價值取向和人格養成；名人身上的劣跡也容易被他們當作「時尚」盲目模仿，因此而墮落犯罪者也不乏其人。筆者就聽說過這樣一件事：一個15歲的中學生，把一個9歲女孩哄騙到家中姦污。當被接受調查時，他竟「理直氣壯」地說：人家某某玩了那麼多女人，不是照舊當明星，受追捧，報上還經常宣傳呢？跟他相比，我這點小事算得了什麼？顯然，他從明星那裡學會了違法，也從明星那裡找到了違法不究的「根據」。

在我們法制社會，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」已成為多數人的共識。但道德是法律的基礎。我們在強調法律平等的同時，也要強調「道德面前人人平等」。不管名人還是凡人，其行為都應同樣受到道德和法律的約束。名人偷了東西，跟常人一樣是偷盜；明星幹了壞事，也同樣不值得追捧、宣傳，同樣要受到追究。只有這樣，才能減少姑息名人所帶來的社會危害，還社會以公道；也只有這樣，才能體現出道德和法律的公正，進一步促進社會的安定、團結、和諧。

七嘴八舌

小臻

判斷一個人是否真心為你好不是靠聽幾句迎合你心意的話，而是看他為你做什麼。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在任期盡心盡力為港謀劃發展藍圖，卻因為天時地利問題未能能全部如願，最後權權因素導致無奈提前離任。董生轉向另一個平台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，為國家為香港服務，眼見香港社會撕裂，為了社會恢復健康風氣，董生成立智庫——「團結香港基金」，為香港把脈，發放正能量。這對那些「死硬派」來講可能作用不大，因為他們早已經用有色眼鏡睇事情了，但對一些迷惑或困惑中的港人，願意接收正能量的，是起到一定作用的，起碼知道如何能重燃香港的希望。坦白講，感覺香港人之前是有負於董生，簡直是「他心照明月，明月照溝渠」，將他一片丹心糟蹋了。到今時今日，他又不必追求權力名譽與地位了，但他仍願意為香港做事，這說明他不是「打好呢份工」的心態，他是真心愛護香港。

誰是真心愛護香港

聽到他在基金成立一周年上的一番講話，很感動！董生說，香港年輕人對現狀不滿，要爭取公平、公義和理想是正常的，令他感到驕傲感動的同時也感到心痛，心痛的是社會和青年之間的溝通、互動，和相互的期望，究竟出了什麼問題，令到這一群有理想、有抱負的香港希望離不開年輕人，基金會其中一個重要研究項目是如何去關心青年人，如何回應他們的無限創意，和特區政府一樣，希望青年人能善用他們的無限創意，

翠袖乾坤

余似心

愛兒，剛進入幼兒園，任何聚會她

兩歲反叛兒

據心理學分析，幼兒開始會行會說話，開始認知到自己的能力時，會踏入第一個反叛階段，約五歲時，會有另一個反叛期，及至青春期便是第三個反叛期。有些父母不明白，會以武力和權威去壓制子女的「不聽話」，造成虐兒或和子女決裂。

CD的幻想

儘管勢危，何妨幻想？幻想是什麼，常識一解為「以理想和願望為依據，對還沒有實現的事物有所想像」。今天，我們仍然對CD的未來有所想像，這就是CD的幻想。君不見「廣播」這隻雄鷹曾經在歷史的天空翱翔了百年之久，但當電視橫空出世的時候，牠也曾折翅下垂難振頹勢，但後來又怎樣了呢？當汽車日益普及，人們在汽車裡消磨時間首選的是什麼？不是電視，又回到廣播了。據有資料顯示，如今的美國人平均每週要花二十四小時聽廣播。因此，小狸不能不幻想：廣播可，CD為什麼不可呢？實際上，CD與廣播庶幾近乎呀。

網人網事

狸美美

小狸上篇寫的是《別了，CD》，其實這話說起來容易，要真想通了還是很難，誰家裡沒有或多或少的一些CD或者DVD以及錄像帶呢？那些「寶貝」不僅是我們一次又一次花錢買的，而且它珍藏著我們曾經的情趣、愛好，以及生命和歲月……

CD的幻想

於是小狸忽然又想到，法新紐約九月二十一日的那則電文中說「今年美國單曲CD唱片的收入大幅下滑百分之八十一」——這畢竟也是在說當今CD的擁戴也還是有百分之二十呀。

還有，君可記得「拍立得」？就是那個曾經風靡世界的「一次成像」寶麗來照相機。彼物在數碼相機普及後，自是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——但這歷史的一頁又怎能在人們的記憶中隱形？如今，隨著智能手機的日益普及，當人們隨時隨地幾乎「零成本」拍照時，有不少人又開始懷念即時成像的技術了。「拍立得」可以帶來手機拍照無法獲得的實體照片的真實感，人們當然幻想甚至期待著寶麗來的「死而復生」。

實際上，當今科技日新月異，很多產品是「各領風騷沒幾年」，但歲月流逝又造化弄人，那些曾經黯然謝幕後的產品，卻也不乏「幻想成為現實」的死而復生者。除上述「廣播」與「拍立得」之外，小狸記得還有「翻蓋手機」可歸入此類。

曾幾何時，摩托羅拉的翻蓋手機風生水起，一時間獨領市場風騷。但後來呢，隨著大屏觸控智能手機的出現，翻蓋手機開始變成不那麼流行——但它像今天的CD一樣，卻也沒有完全失去自己的擁戴。而最近兩年，翻蓋手機竟然明顯地有所「復興」——例如根據某市場調研機構的專業數據，日本的翻蓋手機銷量在二零一四年實現了七年來的首次增長，增幅為百分之五點七。據了解，三星的翻蓋手機W系列以及「領世旗艦」系列在我國也有眾多的擁戴，市場表現十分良好。如此看來，CD的幻想也並非是「遺世之獨立」了。但願那些曾經的寶貝們，終究能夠再展芳顏。